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Hsinchuang Contributions to Women's Education—  
Case Study on Sister Urbania**

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的女子教育—  
以吳秉雅修女規劃的「女範教育」課程為例

雷俊玲

輔仁大學  
歷史學系副教授

**Abstract**

Fu Jen University was granted permission to establish a campus in Hsinchuang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63.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 provided assistance in helping to establish this university by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women's dormitory, providing medical care at the medical center, and creating regulations and teaching curriculum for the Natural Science College and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ister Urbania (1907-2000)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Home Economics Department within Natural Science College for over the years. Propelled by her dedicated efforts and leadership, the Home Economics Department quickly developed into sound program. She was at the forefront in introducing Western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offered monumental contrib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women. Sister Urbania was a pioneering figu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university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in Taiwan.

SSpS has offered extensive contributions to Fu Jen University and up until now these have never been systematically recognized and researched. Currently,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 on Fu J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predominantly focuses on President Chen Hsuan providing a brief retrospective of his life.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research directed at the missionaries with research only being conducted only on the Saint Benedicts Missionary. This research paper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Fu Jen University in Hsinchuang Contributions to Women’s Education “offers an understanding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a perspective on how Western thought was disseminate into China through its educational system, and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ing contributions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SSpS have had on this country’s educational system.

**Key terms:** Missionary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Fu Jen University, Secondary women’s education, Sister Urbania

**摘要：**

輔仁大學於民國五十二年獲教育部核准在台復校。聖神婢女傳教會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簡稱聖神會 SSpS) 奉派協助復校工作，積極投入女生宿舍之管理、醫療室之護理、理學院及外語學院各派所之規劃與教學。其中理學院的家政營養學系由聖神會的德籍修女吳秉雅 (Sr. Urbania, 1907-2000) 主持系務，擔任系主任十餘年，在她的積極努力經營擘畫之下，家政營養學系迅速發展茁壯。率先引進西方現代化家政教育之觀念，培育女子高等教育優秀人才，對早期台灣大學中的家政教育貢獻良多，實有開創之功。

聖神會對輔仁大學貢獻良多，歷來卻未見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目前國內外對於北平輔仁大學的研究，幾乎都集中於陳垣校長，以及簡略的編年記錄。至於對各修會的研究則極少，僅有對本篤修會之研究。「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的女子教育」此一課題之研究，不僅可以瞭解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的情況、西方思想如何經由教育傳播於中國，更可深入了解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對我國教育事業的貢獻。

**關鍵詞：**聖神婢女傳教會、輔仁大學、高等女子教育、吳秉雅。

## 一、前言

教會大學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有極為重要的示範與導向作用。因為，它在體制、機構、計畫、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的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影響深刻。與國立大學相比較，教會大學的中國師生與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會有較多直接的接觸，思想較活潑和自由。

本文欲藉由民國 50 年代，聖神婢女傳道會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簡稱聖神會 SSpS) 吳秉雅修女策畫、全體修女參與教授的校訂必修課程「女範教育」，來論證輔仁大學中西道統鑄於一爐的辦學宗旨，於外籍修女會所設計的課程中完全彰顯出來。在此一課程實施的十年間，西方社會對婦女教育的先進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婦德結合，創造出近代中國大學中女子教育的典範。中西文化交流更具體呈現在「女範教育」(Womanhood and Personality)課程的設計、教授和學習當中，並突顯出聖神會對新莊輔仁大學女子教育的重要貢獻。

## 二、聖神婢女傳教會簡介

十九世紀末，德國在俾斯麥統治下，宗教活動受到諸多牽制。因此，楊生阿諾德神父 (Arnold Janssen, 1837.11.5-1909.1.15) 於 1875 年 19 月 8 日在荷蘭史泰爾 (Steyl) 創立聖言會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進行傳教工作。楊生神父曾說：

一個神父聖召的恩寵是在教友家庭的懷抱裡慢慢成熟，茁壯。大體來說，神父就像是慈祥母親的苗裔，母親的祈禱和聖德蘊育了她們兒子所獲得的恩寵。……因此，很明顯，外方的傳教需要有許多熱心的母親，也因此，只有修女們最能實現此事。<sup>2</sup>

修女們比神父和修士們更容易接近，因此容易影響外教婦女。於是在 1889

---

<sup>1</sup> 本文為記述方便起見，第二、三兩節用西元紀年，其餘章節以中華民國紀年。

<sup>2</sup> 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括荒者》，天主教聖言會，(1996)，頁 150。

年 12 月 8 日<sup>3</sup>又增創傳教女修會——聖神婢女傳教會，其工作即在支援神父們，補助宣揚福音。後又創立另一支會——聖神婢女永禱會(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of Perpetual Adoration)，她們以祈禱和犧牲來支持傳教工作。<sup>4</sup>

聖神會有兩位協創人施海倫修女(Mother Maria, Helena Stollenwerk, 1852-1900)和史涵德修女(Mother Josepha, Hendrina Stenmanns, 1852-1903)。修會會員在她們所提示，「榮耀歸於天主，恩惠歸於近人，負擔歸於我們」的原則指導下，為了預備從事傳教工作，除了學習藉自我聖化，榮耀天主的修會外，還要學習「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all things to all men)。她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女校、孤兒院、醫院、診所和教導婦女要理等。欲達此理想她們必須接受技能和知識方面的訓練。「傳教修女應會做各類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在女校裡當老師。因此為那些未來的老師們，他（楊生神父）安排了三年的師範學校訓練。」<sup>5</sup>在經過各種嚴格的養成訓練之後，修女們隨時準備離鄉背井往外地傳教，並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習俗。

1895 年第一批聖神會修女首次離開歐洲前往外地傳教，首途為阿根廷。數年後她們就傳佈到世界各地。身為聖神的婢女是要在「降生」奧蹟內將基督帶給世人。「我只希望在天主的恩佑下，成為最卑微的，為福音的傳播工程犧牲我自己。」<sup>6</sup>就是在這種全新的犧牲奉獻之下，修女們給世人佈達基督的精神，使世人皈依基督。繼之，在修女工作的地區有不少的女青年加入修會的行列，修會遂在穩定中逐漸的發展，形成一個國際性的修會。<sup>7</sup>

---

<sup>3</sup> 聖神會創會日期有三種不同說法。一為 1889.12.4 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3；另一說為 1889.12.7.見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2；第三說為 1889.12.8. 見薛保綸神父，〈會祖真福楊生·愛諾德神父生平事功〉，收入《聖言會的軌跡》（財團法人天主教聖言會），頁 9。「他對聖母瑪利亞特別敬愛。……聖母聖誕瞻禮是聖言會的創會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是兩個聖神修女會的創會日。」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95。因此聖神會創會日應是 12.8。

<sup>4</sup> 1896.12.8 創立。聖神會和永禱會是雙管式的修會，前者獻身積極性的工作；後者過默想式的生活。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3。

<sup>5</sup> 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2。

<sup>6</sup> 修會協創人史涵德修女的信念。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首頁。

<sup>7</sup> 聖神會至各地傳播福音建立分會的時間如下：1889 Steyl, Holland； 1895 Argentina； 1896 Togo, Africa (until 1918)； 1899 New Guinea； 1901 U.S.A.； 1902 Brazil； 1905 China Mainland； 1908 Japan； 1910 Holland； 1912 Philippines； 1912 Austria, North Germany； 1917 Flores, Indonesia； 1921 Poland； 1921 Timor, Indonesia； 1925 Java, Indonesia； 1929 Germany, South； 1931 Slovakia； 1933 England； 1933 India； 1934 Chile； 1937

1905 年首批聖神會修女抵華，然而早在 1879 年楊生神父已派遣他的兩位司鐸福若瑟神父(Joseph Freinademetz, 1852.4.15-1908.1.28)和若翰安瑟神父(John Baptist Anzer)到香港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兩年後聖言會以山東南部為傳教區，展開傳教工作。由於中國傳統的禮教規範，婦女社交範圍狹隘，使得外籍傳教士不易向她們傳授宗教真理，因此在中國傳播福音需要修女的地方比其他國家更為迫切。而這份工作的成就便成了修女們最卓越的貢獻。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聖神會在中國境內建立了五個區會——山東南部(1905)<sup>8</sup>、甘肅西部(1924)、甘肅南部(1924)、河南(1926)、北平(1935)。她們照顧病人，撫慰受苦難者，照料孤兒、棄嬰，教育婦女以提高其地位和自尊，同時修女們還做了不計其數的家庭拜訪，時時流露出對眾人的關愛和愛顧以顯揚天主無限的愛。因此，福傳工作成效不凡。修女們除了傳授婦女和兒童宗教真理外，也從事非直接傳教性的教育工作和社會工作。其中又以北平區會與輔仁大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聖神會於 1935 年受聖言會邀請接管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女生部，由北平區會長盧德思修女(Sr. Otgerina Lutens)主導行政與教學工作，1939 年輔大女子部成立，盧德思修女出任女部主任，帶領聖神會的修女們負責規劃校區、協助吳秉雅修女(Sr. Urbania Tushaus)創立家政系，並參與各系教學工作。從 1935 到 1952 年，前後約有三十餘位修女任教和服務於學校的各個單位。擘劃艱辛，貢獻良多。引進西方新思潮，作育英才，有助於開啟我國女子高等教育之先河，影響深遠。<sup>9</sup>成立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教會學校<sup>10</sup>，可說是現代中

---

Roma, Italy, Generalate; 1941 Australia; 1942 Switzerland; 1945 Ghana, Africa; 1948 Italy, North; 1951 Spain; 1952 Paraguay; 1953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見《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17。

<sup>8</sup> 1905 年韓寧鎬主教邀請了聖神會的修女來山東兗州，擔任教育女孩和其他的傳教工作。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61。

<sup>9</sup> 「有趣而值得記載的是，在日益增多的北平輔大女生當中，有幾個出自最好的家庭，她們入的聖神會，發願成了聖神會的修女；相對的有更多的天主教男生卻沒入聖言會，甚至連一個也沒有。」鮑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78。如張萃文(Sr. Marta Chang, 1919.1.6-)1945 畢業於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張萃華(Sr. Amolda Chang)修女姊妹二人，出身自上好家庭，父為孫傳芳的機要秘書，皆於北平輔大畢業時加入修會。姚景如修女(Sr. Antsila Yao, 1918.1.18-2005.2.4)1942 年畢業於輔仁大學理學院數理學系，畢業後即留校為女院主任秘書兼女附中數學教師，1944 年加入修會，劉英修女(Sr. Rita, 1917.6.11-1977.4.3)1938 年為北平輔大女院首屆新生，1943 年畢業於輔仁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47 年獲碩士學位並加入修會。

<sup>10</sup> 震旦大學(巴黎耶穌會於 1903 年在上海成立)、天津工商業學院(巴黎耶穌會於 1923 年在天津創建)、

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典範，因為外國教會大學所引進的西方教育制度，譬如課程安排跟教學法，男女教育平等的觀念，以及加入體育和音樂等課程，都對近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制度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這一切都在中共佔領大陸後驟然中止，中共教育部自 1950 年 10 月正式接辦輔仁大學，1952 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成為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部分。就聖言會、聖神會和教會的高等教育事業而言，都是一大損失。1952 年 7 月聖神會最後一批外籍修女被迫離開，中國籍的修女有的因早些出國而獲自由，然而仍有廿八位修女留在大陸分擔同胞的苦難命運。<sup>11</sup>

天主教會本著在世人中服務天主的特性，創辦學校是其中重要項目之一。1963 年輔大在台復校委託中國聖職（中國主教團）、聖言會、耶穌會和道明會（後來退出）聯合承辦。這跟以往由本篤會或聖言會獨立負責的北平輔大，情況極為不同。三個如此不同的團體合作來辦大學，實為創舉，雖然過程中曾遭遇一些困難，但三單位彼此間仍然合作良好。此舉不但舒解了各團體財務上的負擔，也減輕了人才上不足的困難。<sup>12</sup>同年 7 月 7 日由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中國聖職負責文學院，耶穌會負責法學院，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學院。<sup>13</sup>據聖言會孫志文神父（Fr. Arnold Sprenger）寫給聖神會裴德修女（Sr. Agathe Bramkamp）的信上指出：「最初似乎打算由方濟會來承辦外語學院，當他們拒絕後，聖言會的總會長舒德神父（Fr. Schutte）要求聖言會承擔這項挑戰。」<sup>14</sup>復校時擔任主任秘書的龔士榮神父也指出：「幾個單位再一起合作，他們在羅馬簽了一個協定，……要求自治……人事和經費是獨立的。」<sup>15</sup>

在「分地設校」、人事經費獨立的原則下，聖言會邀請聖神會修女參與復

---

輔仁大學（美國本篤會於 1925 年在北京創立）。

<sup>11</sup> 見《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18。

<sup>12</sup> 鮑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87。

<sup>13</sup> 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新莊：輔大，民 93），頁 354-355

<sup>14</sup> 轉引自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美》，頁 193。最初方濟會曾表示願意參與復校過程，辦理外語組教學。後來其總部於 1960 年由傳信部批准在新加坡辦一個學院，方濟會於是放棄在輔大的合作，而由聖言會接辦外語組教學。見魏思齊，〈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收入《尋美之旅》，頁 534。

<sup>15</sup> 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89），頁 79。

校工作。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蔣百鍊神父(Fr. Richard Arens, 1913-1990)為聖言會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組的負責人。他最重要的任務是在聖言會中儲備人才。「在很短的時間就將未來英語、德語、法語、西語等系的師資，組織起來並加以訓練。我個人(孫志文神父)也接到舒德神父的委派去研習德語和語言學。」<sup>16</sup>聖神會亦然，趕緊將曾在北平輔大服務多年，或對科學及語言學感興趣而符合資格者派遣。1963年10月14日在聖言會的邀請之下，吳秉雅、鮑德明(Sr. Edna Plot,?-1996.12.4)、劉英(Sr. Rita Liu, 1917.6.11-1977.4.3)和鄧迪德(Sr. Clemens Dietl)等四位修女抵達輔大校園，開始協助輔大復校的使命，有如雙方在北平時期的合作一般。<sup>17</sup>在學校的行政及名稱上，聖言會和聖神會共為一體。修女們也派代表參加聖言會單位的行政及管理系統，有代表參加聖言會的行政會議。在聖言會單位整體的管理及發展上，兩者共同計畫，共同議事並付諸實行。<sup>18</sup>據聖神會吳秉雅修女保留的「輔大聖言會團體與中華省聖神會合約」(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VD Sect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Province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1985.4.12)中載明：「聖言會與聖神會在輔大理工學院和外語學院建立親密伙伴的工作關係。這親密的伙伴關係是共同致力於維持輔仁大學為教會在中國福傳的機構。<sup>19</sup>」合約中規定雙方以平等地位攜手合作，一同進行理工、外語兩院的各項院務之發展。

### 三、吳秉雅修女簡介

吳秉雅修女(Sr. Urbana Tueshaus, 1907.12.10-2000.8.22)生於1907年，德國西北部威斯特法倫邦(Westfalen)拉德(Rhade)小鎮，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父親在鐵路局工作，母親為家庭主婦，育有三男三女，她排行第四，俗名馬莉雅·克

---

<sup>16</sup> 聖言會孫志文神父(Fr. Arnold Sprenger)寫給裴德修女(Sr. Agathe Bramkamp)的信。轉引自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363。

<sup>17</sup> 《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頁14。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412。吳修女、劉修女分別負責籌辦理學院的家政營養系和化學系，鮑修女負責醫務室，鄧修女則管理女生宿舍。

<sup>18</sup> 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頁363。

<sup>19</sup>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VD Sect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Province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1985.4.12《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莉絲汀娜 (Maria Christine)。父系祖先大多屬中產階級的公職人員或手工業者，母系祖先則多為自耕農。家族世代居於德國，未曾移民外國，家族成員多長壽。<sup>20</sup> 家族信仰虔誠，多人加入聖職。<sup>21</sup> 其中文名字在北平輔大檔案登記的則是「吳彬雅」。<sup>22</sup> 她從烏蘇拉會修女們辦的中學畢業後，再入家政學院就讀，開始與家政結下不解之緣。在母親的鼓勵之下<sup>23</sup>，1934年9月5日吳修女於荷蘭史泰爾 (Steyl) 加入聖神婢女傳教修女會<sup>24</sup>，經修會三年初期培育後，前往菲律賓聖神學院 (College of the Holy Spirit) 繼續攻讀家政，取得自然科學教育學位 (B.S.E.)。

1937年派往中國，第一個職務是任教於北平輔大創立家政系並兼系主任。家政系在當時高等學校中是非常少有的專業科系<sup>25</sup>，此一艱鉅的開拓工作，她樂於接受挑戰。

我喜歡掘開土地，播下種子。我開始著手工作時，幾乎是單獨的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也是一個必須從頭開始認識的環境裏，當時我必須祈求聖神愛護我這份以教育宣揚天主愛的工作，賜給我能力、勇氣與堅定的信心。我開始訂定課程計畫，教學設備，確定教育當局對家政教育的重視，延聘教授，同時詳詢家長願意他們的女兒學習家政的意念，因為在民國二十八年那個年代，父母送女兒到大學學習家政科學的並不多。<sup>26</sup>

---

<sup>20</sup> 「家族成員中大多數人身體健康良好，一直到老都還有工作能力。大部分家人或親戚都是自然老死，而且在穩定的環境下活到七十至九十歲。我的阿姨（我母親唯一的姊妹）活到一百歲，家族裡還有許多人活到超過八十歲，其中有些還能順利慶祝自己的九十歲生日」。見〈崔思豪斯波坎 (Tueshaus-boekamp) 家族年表與回憶錄〉，《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吳秉雅修女檔案》。

<sup>21</sup> 「我們家族裡頭，除了我（吳秉雅修女）以外，還有一位神父，以及八位教士（3位聖言會傳教士；1位方濟各會傳教士；1位救主會修女；1位主顧會修女；2位聖神永禱會修女）」。見〈崔思豪斯波坎 (Tueshaus-boekamp) 家族年表與回憶錄〉，《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吳秉雅修女檔案》。

<sup>22</sup> 據吳修女口述「吳彬雅」這個中文名字是北平輔仁老校長陳垣給她取的。

<sup>23</sup> Gunther Mees, 《Menschen Mit Profil: Wegbereiter für die Gegenwart aus dem Bistum Munster》(Butzon & Bercker), pp.58-59。吳修女在接受訪問時指出：「母親暗中希望我當修女，在母親的祈禱之下，我走上了修女之路。這個決定非常正確，至今仍不後悔。」

<sup>24</sup> 聖神會在吳秉雅修女追思彌撒手冊中，將其入會日期記為9月5日，見《感恩和追思》，頁i；吳修女自己填寫的履歷表中入會日期也記為9月5日。然而在吳修女自己以德文撰寫的〈吳秉雅修女傳教年表〉、〈崔思豪斯波坎 (Tueshaus-boekamp) 家族年表與回憶錄〉中，入會日期則為10月5日。

<sup>25</sup> 當時中國北方只有國立師範大學、燕京大學和東北大學設立

<sup>26</sup> 羅淑芳，〈懷感吳秉雅教授服務輔仁大學卅年——成立獎學金為其七十晉五壽誕獻禮〉，《吾愛吾家》（輔仁大學家政學會），頁2。



1942年6月首屆家政系五位學生畢業，為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1943年吳修女於暑假期間至山東戴家莊發終身願（9.8），直到1949年大陸變色，被迫離開中國。吳修女在輔大家政系服務前後達十一年（1939-1949）。家政系已頗具規模，在學生有90名，畢業生128名。

離開大陸後，吳修女任教於菲律賓聖神會和聖言會創辦的聖卡洛斯大學（San Carlos）<sup>27</sup>，先後十四年。1963年輔大在新莊復校，吳修女再度回到中國的土地，為輔大創辦家政營養學系，並擔任系主任。此情此景又如1939年一樣，一切從開始，培育家政人才，居功厥偉。擘劃艱辛，舉凡教室建築、實習設備、課程規劃以及延聘良師，都由吳修女領導完成，家政大樓（今秉雅樓）落成後，吳修女以修女院院長身份，與團體內另三位修女同住於家政大樓教室內，直到輔大第一棟女生宿舍（1965年春今宜真學苑）完工啟用，才遷入宿舍。<sup>28</sup>1969年吳修女創辦輔園餐廳（大廳可容納400人，具有中西餐廳，設有現代化烘焙室，專供「團體膳食」及「餐廳管理」課程學生實習。二樓為客座教授宿舍及學生活動中心，由家政系負責管理<sup>29</sup>。）1978年創設輔幼中心，在增進輔大師生教學研究和生活福利等各方面的資源，貢獻良多。直到1981年退休後，吳修女仍以輔大為其唯一的學術志業，以祈禱和身教、言教支持勉勵師生，是一位具有前瞻性，勇於突破與創新的教育家，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精神的傑出傳教士。

吳修女非常看重學生們靈性生命的提升，她認為，健全的教育應兼顧學生智能及心靈的培育。許多系友對其教學嚴格與細節上的要求難以忘懷，但更不曾忘記她的慈愛與照顧。每年吳修女生日，總有不少系友回校為她慶生，場面感人。自年輕時代開始，吳修女就數次與眼疾、癌症等病魔搏鬥<sup>30</sup>，她的

---

<sup>27</sup> 聖卡洛斯大學為菲律賓群島中部宿霧市（Cebu），1595年天主教會即在該地設立教學校，1934年建立學院制大學教育，二次大戰日軍入侵後曾被迫封閉，1948年改制大學，家政學系即為該校素有口碑的學系。

<sup>28</sup> 三位修女分別是，鮑德明（Edna Polt）、柯藍（Laetifera Colet）、鄧迪德（Clemens Dietl）。《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吳秉雅修女檔案》〈吳秉雅修女傳教年表〉。

<sup>29</sup> 《輔大十年》（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62年），頁21。

<sup>30</sup> 1947年7月在北平一所荷蘭修女管理的St. Josef醫院接受右乳開刀手術；1956年1月馬尼拉 Lourdes 醫院接受腦部手術；1960年5月因癌症轉移進行右臂小手術；1963年6月因胃潰瘍入院治療；1971年夏季，因健康不佳，回德國進行第二次右乳房手術，接受放射線治療，長達十八個月的治療修養；1973年6月在馬尼拉接受化療二個多月；1978年9月回德國治療眼疾，接受白內障手術恢復視力；1983年夏季再度返回德國治療眼疾。

堅忍與對天主的虔誠，使她積極樂觀的面對人生，並常以（Love is sensed and sparks response）自我期許，輔大前校長李寧遠博士以「嚴明而不嚴厲，隨和而不隨便」，讚譽其熱誠與慈藹。<sup>31</sup>

1994年8月，輔大家政營養學系、食品營養學系及織品服裝學系升格成為中華民國第一所「民生學院」，吳修女獲頒「民生之母」榮銜，並於1998年由政府頒贈資深教授春節慰問金。家政營養學系其後改名生活應用科學系，1998年8月為「兒童與家族組」及「餐飲管理組」招生，2002年8月，再各自升格獨立為兒童與家庭學系及餐飲管理學系。2000年1月22日，吳修女回到新竹省會院修養，同年8月22日下午因高齡心臟衰竭，安然蒙主恩照，享壽93歲，總計為輔大奉獻了46年。民生學院教學大樓特以「秉雅樓」命名，以紀念吳修女的慈愛與奉獻。<sup>32</sup>

#### 四、「女範教育」課程開設原因和情形

民國50年在校友們和于斌總主教的多年積極努力奔走之下，教廷終於首肯，輔仁大學於新莊復校，繼承北京輔仁大學的校名與其創校精神。<sup>33</sup>由于斌總主教出任復校首任校長，他將校訓定為「聖美善真」。在為校歌填詞時，他也寫下了這樣的字句：吾校之魂，聖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質彬彬；福音勤播，神旨永遵。<sup>34</sup>在校訓和校歌中都已充分說明了輔仁的教育目標和教育使命。民國52年11月，輔仁大學部第一年復校招生開學後，于校長自羅馬返台，在文學院大講堂訓示，其記事本上清楚說明輔大的辦校方式：

輔大為有歷史之大學，精神遺產彌足珍視：a.精神：愛的教育乃天主教的精神；仁者愛人；b.校風：勤樸；c.教與學的態度：博學、審問、慎思、

---

<sup>31</sup> 李寧遠，〈永懷「民生之母」——吳秉雅修女〉，收入《感恩與追思》，頁21。

<sup>32</sup> 習賢德，《北平輔仁大學札記》（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13。

<sup>33</sup> 有關北平輔仁大學校名與創校精神可參見拙作，〈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聖言、聖神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人文學術的中國語境學術研討會》，北京人民大學，2006年9月11-12日。

<sup>34</sup> 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台北：輔大出版社，2001年），頁3。

明辨、篤行……。<sup>35</sup>

于校長於民國 60 年 6 月 7 日在《私立輔仁大學概況》一書前言中又指出：

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指出決定輔仁復校之動機，乃對我國儲育人才，重建大陸，作具體之貢獻。現任教宗保祿六世於前年剴切訓諭，輔仁大學應負起以天主教精神重振中國倫理道德，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之責任。是賦輔仁以鎔中西道統於一爐，為人類開創新境界之使命。今日輔仁，亦惟有懸此為設校之最高理想。<sup>36</sup>

誠然，輔仁的最高理想是將中西道統鎔於一爐，不但要發揚中國固有文化，更應將西方先進思想傳播進來，而承擔此一使命的重要靈魂人物就是外籍教職員。

基於此一理念，復校時于斌校長特邀與輔仁有深厚淵源的聖神會吳秉雅修女籌辦「家政營養學系」，旨在接續北京輔仁家政學系的教學經驗，並因應臺灣社會對女子教育的需求。家政學系之主要目標即在繼承與發揚我國固有文化中修身與齊家的精神，並注重學習專門技術，提高學術水準，培養卓越智能，以科學方法改善家庭生活以適應社會的需求，服務社會。協助社區內家庭與兒童工作，培育研究與教育人材，而厚植我國家政學與文化復興的基礎。

37

復校之初為彰顯本校的辦學理念，在課程規劃設計方面特別用心，除遵照教育部所頒之必修課程，與校訂各系組之專業科目外，為培養學生德智體群並重起見，本校將下列各種課程列為校訂共同重點科目：(一)、注重哲學訓練(二)、加強英語訓練(三)、特設女範教育。其中又以為女同學開授的「女範教育」(Womanhood and Personality)一門課程最為特殊。

---

<sup>35</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頁 233。

<sup>36</sup> 于斌，〈前言〉，《私立輔仁大學概況(六十學年度) 60.8.-61.7.30》(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頁 1。

<sup>37</sup> 《輔大十年》(台北：私立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2 年)，頁 21。

這門課程是由吳秉雅修女設計，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特別著重學問人品的陶成。在《私立輔仁大學概況》中指出，有鑑於近年來舉世道德普遍衰落，一般青年問題日益嚴重，故本於《大學》首篇所揭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倫理政治哲學宗旨，在吳修女的規劃下聖神會修女一起投入，為全校女生開設專屬講座，稱為「女範教育」，<sup>38</sup>全部課程分兩年四學期，內容有「女性與家庭關係」、「人格教育」、「表達與講演技術」、「美術與音樂欣賞」、更有「社交禮儀」、「服裝與儀容」等等，務使女同學了解母性之神聖尊嚴，而重視自我之影響力量，進而對家庭、社會、國家以及全人類有更崇高、更輝煌之貢獻。<sup>39</sup>課程設計實為結合中國文化與西洋科學方法交流配合之典範。

從一開始，修女們即非常關注如何把婦女關懷放入全人教育中。部分原因是為了第一批大一女生的安全和自我保護，當時校內學生宿舍還在興建中，學生要住在校外，修女便發起一個名為「人格成長」的研討會。不久這個研討會演變為「婦女特質和性格」（女範教育）的課程，主要為聖言會單位內的女生提供。幾乎所有修女都投入這個課程的教學工作，包括吳秉雅、柯蘭（Laetifera Colet）、劉英、陸慰樂（Julita Ruelos）、羅麥瑞（Maryta Laumann）、芮莉（Rafaella Hofer）、何木蘭（Evamonica Jamlang）、裴德、白恆光（Hildegard Pohanka）等修女。這個課程的規劃是希望能提升學生對人性的意識，特別是女性的尊嚴，所以課程中提供的知識和原則都是有關性格發展、社會規範，為日後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鋪路。<sup>40</sup>

聖言會及聖神會所屬的各學系女生必選「女範教育」4學分，每學期1學分，大一、大二兩年修完，不修不能畢業。文學院（後獨立為外語學院）如：英國語文學系、德國語文學系、法國語文學系、西班牙語文學系、東方與文學系等<sup>41</sup>（其餘中文、歷史、哲學、圖館、大傳、體育等各系則不需修習<sup>42</sup>），

---

<sup>38</sup> 羅麥瑞著，何麗霞譯，《輔仁大學與聖神傳教修女會 1963-2006》（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95），頁 176。羅書將此課程譯為「婦女意識與人格」。

<sup>39</sup> 《私立輔仁大學概況（六十學年度）60.8-61.7.30》（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頁 16、26。吳瑞珠主編，《Notebook—同學眼中的輔大》（台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2。

<sup>40</sup> 羅麥瑞著，何麗霞譯，《輔仁大學與聖神傳教修女會 1963-2006》（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95），頁 154。

<sup>41</sup> 《私立輔仁大學概況（六十學年度）60.8-61.7.30》（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頁 41、53、61、66、73。《輔仁大學教務概況》（教務處編印，59.1）頁 55、59、63、65、69。

理學院各系均須修，如：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至於家政學系、食品營養學系與織品服裝學系則只需於大二修習 2 學分。商學院（耶穌會負責）經濟學系必修 4 學分。夜間部英文系大二選修 2 學分。<sup>43</sup>

至於「女範教育」課程何時開始設立？

本校對於學生品德之陶冶，極為重視，早在民國 52 年復校之初，即設專任訓導人員，協助本校專任輔導教師做調查測驗、個別談話、特別指導等；更為女生開設每週兩小時之「女範教育」課程。<sup>44</sup>

課程又於何時停開？檢視《私立輔仁大學概況 62 年 11 月》已無「女範教育」課程，然民國 60 年的各系所開課課程表中仍有「女範教育」。目前缺乏民國 61 年的資料，故無從判定。<sup>45</sup>因此只能確定最晚於 62 學年度（民國 62 年 11 月）停開。「女範教育」課程開設前後大約 10 年之久。

「女範教育」課程開設各系反應若何？英國語文學系系主任在回顧該系發展歷程時指出：

修女開授「女範」（Womanhood）課程，幫助女同學發展自我信心和對自我的了解，使她們（年輕女性）未來不論從事教育、貿易或企業等工作，仍能致力於家庭生活。<sup>46</sup>

---

<sup>42</sup> 女範教育為聖言會團體設計的特別課程，以上幾系是由中國聖職（中國主教團）負責，故其女生不需修習。

<sup>43</sup> 《私立輔仁大學概況（六十學年度）60.8.-61.7.30》（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頁 115、122、128、135、141、149、157、193、235《輔仁大學教務概況》（教務處編印，59.1）頁 81、84、87、90；92（家政學系家政組 2 學分）；95（營養組 2 學分）；104 商學院經濟系 4 選修。

<sup>44</sup> 《私立輔仁大學概況（六十學年度）60.8.-61.7.30》（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頁 26。聖神會羅麥瑞則認為始於民國 56 年，見羅麥瑞著，何莉霞譯，《輔仁大學與聖神傳教會 1963-2006》（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95），頁 176。

<sup>45</sup> 見《私立輔仁大學概況 62 年 11 月》（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2 年）。校史室《輔仁大學概況》資料最早為 59、60。缺 61 年。

<sup>46</sup> 鮑瑞磊（Daniel j. Bauer），〈服務與合作之福音性見證——聖言會與聖神會於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英文系之共同使命〉（Gospel Witness to Service and Collaboration——the SVD-SSpS Mission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致善達仁》（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91 年），頁 152。

他認為有助於女學生「發展自我信心和對自我的了解」。法文系第二屆 58 年畢業校友周功鑫（現任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也指出，「女範教育」課程對女同學的禮儀修養和自我成長幫助極大，甚至認為應該也為男同學開設類似課程。<sup>47</sup>

數學系民國 50 年代課程有部定、校定與系定三種。校定必修課程有「人生哲學」、「女範教育（女）」等。「人生哲學」由神父教導，「女範教育」由修女執教。這是輔仁大學的教養課程。<sup>48</sup>物理系最初前幾屆的畢業學分數是 142 學分（女生 146 學分，因要加修四學分女範教育）。

「女範教育」和「人生哲學」是輔仁大學的教養課程，尤其是全國唯一的「女範教育」課程。由修女教導如何成為高貴淑女，深受女生喜愛。可惜幾年後也取消了。<sup>49</sup>

數學系和物理系一致認同該課程的設計，認為是輔仁特有的教養課程，深受女同學喜愛，更為後來的取消深表惋惜。

化學系民國 59 年畢業的鄭大志學長特別追憶他們班上同學與系主任聖神會劉英修女的一些互動：

劉修女有鑑於理學院的女生行為略為偏差（不是不理男生，就是太與男生打成一片），特地開班指導女生如何能中規中矩，不偏不倚地端莊表現，名為「女範教育」。<sup>50</sup>

食品營養也指出：

---

<sup>47</sup> 民國 95 年 7 月 3 日，電話採訪周功鑫所長有關女範教育可成的看法。

<sup>48</sup> 顏一清，〈私立輔仁大學理工學院數學系系史〉，《致善達仁》（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91 年），頁 134-135。

<sup>49</sup> 吳坤東，〈輔仁大學理工學院物理系系史〉，《尋美之旅》（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93 年），頁 92、95。

<sup>50</sup> 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化學系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尋美之旅》（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93 年），頁 326。

本系非常重視學生的品格教育，為了把學生訓練成紳士、淑女，當時系理開設許多特殊課程如品格教育、女範教育、禮儀等，這些課程均由神父、修女擔任。記得當時我們常頭頂書本，訓練走路姿勢。<sup>51</sup>

都強調「女範教育」課程可以陶冶女同學的品行與氣質，使她們變成中規中矩，端莊的淑女。

羅麥瑞修女回憶道：

這個課程在當時頗受學生歡迎，它維持了十年，取消的原因部分是因為它的功能慢慢被班導師制度、學輔制度，以及其他內容相關的課程取代，也有些人提出疑問為何需要特別針對女生開設這類課程，卻沒有為男生開設類似的課程。無論如何，這個課程的經驗在很多學生的生命裡都留下足跡，時至今日校友們仍很喜歡回想婦女特質課程（女範教育）中的細節，並津津樂道課程對她們生命的好影響。<sup>52</sup>

民國 5、60 年代，台灣風氣未開之時，「女範教育」課程的開設，授以「人格心理」、「道德價值」、「社交禮儀」、「藝術欣賞」、「婦女與人類之關係」等單元，<sup>53</sup>不但使輔仁大學的女同學了解女性的價值和尊嚴、培養氣質出眾的風采，更可見證輔仁大學開風氣之先，對大學教育中全人發展的關注，充分彰顯天主教大學對人的關懷與用心。

## 五、結語——前瞻性的教育理念

教會大學既是基督教文化與近代西方文明的載體，同時它又處於東方傳統文化環境與氛圍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許多長期載中國教會大學工作的西方教職員（包括一些傳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國文化的薰染，在不同層次與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國文化，並且將其帶回

---

<sup>51</sup> 黃瑞美，〈食品營養學系〉，《超凡入聖》（新莊：輔大出版社，民 94），頁 449。

<sup>52</sup> 羅麥瑞著，何莉霞譯，《輔仁大學與聖神傳教會 1963-2006》（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95），頁 154。

<sup>53</sup> 《私立輔仁大學概況（六十學年度）60.8.-61.7.30》（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 60 年），頁 16。

西方故土。所以，對於有些西方人來說，教會大學又是一個觀察、了解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窗口。探討中西文化的雙向流動，可能會成為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課題。

由天主教輔仁大學辦校的宗旨與目標，就可明顯看出中西文化雙向流動的痕跡：

天主教輔仁大學，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之師生共同體，致力於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獻身於學術研究與弘揚真理，以促使社會均衡發展及增進人類福祉。……增強中西之文化交流，促進理性與信仰。發展努力達到知人、知物、知天的理想。<sup>54</sup>

聖神會的外籍修女們更是將中西道統鑄於一爐的典型代表。吳秉雅修女在八十歲生日，接受家政學系訪問時表示，民國 26 年她剛到北平時，就感受到：

這個真實的世界（中國），不論在觀念和價值上，與我所習慣熟悉的（西方）世界極端不同。很快地我了解到，這兩個世界可以互相豐富、接納，以尊敬的態度對待東西文化。我愛上中國的人民與及智慧。<sup>55</sup>

吳修女「以尊敬的態度對待東西文化」，認為彼此可以互相豐富、接納。就是這樣的體認，讓她在此後 63 年的歲月中，全然地投入實踐。

吳修女的教育理念，她堅信：「天主賦予婦女的任務就是憑藉她們的慈愛細心關懷照顧她們的家人和子女，有效的塑造出家人完美的生活型態。」<sup>56</sup>因此吳修女注重女性教育，啟發女性天賦，堅定而又穩健的灌輸此觀念。她說：「當我入修會時，我決定要到中國從事婦女教育，使婦女對家人與家庭環境有所貢獻，因而有能力在世上扮演一個適當的角色，我現在很滿意能堅持此

---

<sup>54</sup> 天主教輔仁大學辦校宗旨與目標。

<sup>55</sup> 黃郁英、雷文玲訪問整理，〈訪吳秉雅修女〉，《吾愛吾家》（輔仁大學家政學會，民 76），頁 8。

<sup>56</sup> 羅淑方，〈感懷吳秉雅教授服務輔仁大學卅年——成立獎學金為其七十晉五壽誕獻禮〉，《吾愛吾家》（輔仁大學家政學會，民 65），頁 1。



信念，工作了四十五年。」<sup>57</sup>

民國 65 年 3 月 7 日家政營養學系系友聯誼會討論「從事家政教育工作者與今日家庭」這一中心議題，在會中吳修女應邀引言，她要提醒與會各位切實注意：

……堅誠果決的承認家庭中每個人，無論男女老幼，有才無才，有地位無地位者，都有天賦的權利、個人的尊嚴及自由，以至於未誕生的嬰孩也有生存的權利，婦女當平等待遇，這種種都該加以護衛。確實瞭解優良的家庭教育對於男女都一樣重要並且急需。<sup>58</sup>

吳修女的叮嚀，時至今日仍為吾人追求的目標。何況 30 年前的台灣，於風氣未開之時，她已念茲再茲地懇切教導學生此一正確觀念。誠可謂開風氣之先。在「女範教育」課程的設計中更時刻提醒婦女要有自我觀念。

為教育全然奉獻的精神，在吳修女身上表露無疑。吳修女在民國 26 年（年近 30 歲）於荷蘭史泰爾教會發初院後，即刻就被派遣到外國傳教。在遙遠的東方，中國、菲律賓、臺灣等地教書傳教，一待就是十幾年，從未返回家鄉。民國 55 年 6 月 10 日首次返國，她說：「到德國考察，順道在羅馬停留兩週，同時和睽違卅二年的家人首次見面」。<sup>59</sup>將一生都奉獻給東方，不論在北平、馬尼拉、新莊，都努力成立家政系、培訓家政師資。她熱愛東方，民國 64 年 1 月 25 日（68 歲）她滿懷感激的寫到：

在這個我寫下這份回憶錄的日子，身體還不錯，每天在學校工作七小時。待在這美麗寶島上的每一天都讓我覺得非常幸福，陪在我身邊的是親愛的修女們、可靠的工作伙伴和許多感恩的學生。<sup>60</sup>

---

<sup>57</sup> 羅淑方，〈感懷吳秉雅教授服務輔仁大學卅年——成立獎學金為其七十晉五壽誕獻禮〉，《吾愛吾家》（輔仁大學家政學會，民 65），頁 2。

<sup>58</sup> 民國 65 年 3 月 7 日家政營養學系系友聯誼會討論「從事家政教育工作者與今日家庭」這一中心議題，吳秉雅修女引言。Chairman of the Dept. of H. E., 〈Home Economists and the Family Today〉，《吾愛吾家》（輔仁大學家政學會，民 65），頁 5。

<sup>59</sup> 《聖神修女檔案》，輔大校史室。《吳秉雅修女檔案》，〈吳秉雅修女傳教年表〉。初次返國 1966.6.8-10.26。

<sup>60</sup> 《聖神修女檔案》，輔大校史室。《吳秉雅修女檔案》，〈吳秉雅修女傳教年表〉。

民國 71 年 12 月 10 日吳修女七十五歲生日時，她說：

在身體健康、意識清楚的態下慶祝我的七十五歲生日。修會的修女們為我舉行祝會，系上也辦了讓我難忘的驚喜派對；還有親愛的家人與朋友捎來的熱情祝福和關心讓我更為開心。系上老師、系友和老朋友，更送了我一個出乎意料的驚喜，他們在這天成立了一個「吳秉雅修女基金(獎學金)」，裡面有卅五萬元，每年的利息提供給系上需要幫助的學生。這真的讓我非常高興，如此一來，就算我不在，還是有學生可以感受到如此無私的善行。<sup>61</sup>

吳修女一生奉獻輔大，作育英才。民國 70 年，當德國記者訪問她退休的決定一定很困難？「不，時間到了就要退休……而且若有人可接管，一定要給他們機會，讓他們表現，這樣才会有新血和新能源。」「如果新人改變你建立的傳統怎麼辦？」「這是會的，這就是生活，哪裡都一樣，這樣才有進步。」在訪談中，充分表現無私無我的精神。「退休後怎麼辦？生活還有何目標？」「如果你已決定當修女，退休後並無改變，只是有更多時間可以與學生交談，更多時間可以祈禱。」<sup>62</sup>退而不休，完全奉獻，繼續為學生服務，這就是吳修女一生的寫照。

前輔大校長李寧遠教授，在〈永懷民生之母〉一文中指出：

就一個外國人而言，吳修女已然跨越了種族、國家乃至於宗教的藩籬，她對我們所做的奉獻與犧牲，遠非我們這些彼此有著血緣關係的同胞們所能想像。離鄉背井，遠渡重洋，畢生的黃金歲月，全然盡瘁於輔仁與中國之高等教育，幾達半世紀之久。<sup>63</sup>

吳修女畢生致力於「提昇家庭生活品質」，是一位具有前瞻性，勇於突破

---

<sup>61</sup> 《聖神修女檔案》，輔大校史室。《吳秉雅修女檔案》，〈吳秉雅修女傳教年表〉。

<sup>62</sup> Gunther Mees, 《Menschen Mit Profil: Wegbereiter für die Gegenwart aus dem Bistum Munster》(Butzon&Bercker),p.61。

<sup>63</sup> 李寧遠，〈永懷「民生之母」——吳秉雅修女〉，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1。

與創新的教育家，同時更是受人愛戴的生命典範，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精神的傑出傳教士。

在接受家政系學生訪問時她說：「家政系，簡而言之，就是處理人們的生活。它關乎影響個人、社會和全球福祉的價值、原則和環境等因素。以及每一個人、生命中每一刻的實踐。」學習和實踐要密切配合。而「支持和促進人類在不同階段的生命得到尊嚴，天命和自由是家政學學習和教學的最終目標。」<sup>64</sup>

羅麥瑞修女說聖神會修女們都會同意，吳修女「有先見之明，勇氣過人，充滿智慧，待人誠懇。在崇高理想的推動下，她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對別人亦然。」<sup>65</sup>家政系第三屆 58 年畢業校友蘇雪玉（現任兒童與家庭學系教授）認為：「在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天主教團體中，吳修女堅毅不拔，堅定而婉約地，逐步克服困難，朝既定的目標前進。這種劃時代前瞻的眼光，對婦女教育的真知卓識，最令人敬佩。」<sup>66</sup>誠哉斯言。

吳修女認為：「教育的主張呈顯於言行一致，愛才能發光才有迴響，愛你的學生，熱忱的鼓勵他們向學，由於你的言行舉止與價值觀念影響學生們的學習態度與進退操守。」<sup>67</sup>身教重於言教，這位德籍修女將教育的理想，藉由自身的修為傳達並感染學子。家政系畢業校友指出：

從 Sr. Urbania（吳秉雅修女）處學得的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卻深深影養我的一生認真、執著的態度，常在我遇到困難時，不輕言放棄，堅持直到度過難關。<sup>68</sup>

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確實與眾不同。學生們在這些全然不同的

---

<sup>64</sup> 黃郁英、雷文玲訪問整理，〈訪吳秉雅修女〉，《吾愛吾家》（輔仁大學家政學會，民 76），頁 10。

<sup>65</sup> 羅麥瑞著，何莉霞譯，《輔仁大學與聖神傳教會 1963-2006》（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95），頁 164。

<sup>66</sup> 民國 95 年 10 月 7 日，採訪蘇雪玉老師有關吳秉雅修女創辦家政營養系的看法。

<sup>67</sup> 羅淑方，〈感懷吳秉雅教授服務輔仁大學卅年——成立獎學金為其七十晉五壽誕獻禮〉，《吾愛吾家》（輔仁大學家政學會，民 65），頁 1。

<sup>68</sup> 李春芳，〈Sr. Urbania 以教育為基督做見證〉，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33。

經驗中學習、成長、茁壯。「從吳修女的身上，我看到『家政』專業的尊嚴，也體驗到『家政』專業者的性格：堅強的意志力、思辨能力、堅定的使命和宏觀的胸襟，這些都深深的影響了我。」<sup>69</sup>我們看到新青年的塑造過程就具體而微的出現在新莊輔大。新女性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於焉誕生。相較於北平輔仁校友來函，感謝恩師吳秉雅的教誨：

奉上五十年前您和我們家政系同學的合影，.....現在，這些同學均已成材。她們有從事營養工作的，有醫務工作者，還有兒童教育者。生活在中國各地，您辛勤培育的桃李結碩果，已滿天下。.....我們想念您，感謝您對我們的培育。<sup>70</sup>

西方思潮傳入、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景，聖神會（教會）對近代中國（北平輔大）女子教育的深遠影響和貢獻，又再一次的於民國 50 年代（新莊輔大）重演。

---

<sup>69</sup> 蘇雪玉，〈懷念吳修女——一位「家政」專業者〉，收入《感恩與追思》，頁 24。

<sup>70</sup> 范容給吳修女的信，2000 年 9 月 9 日，收入《感恩與追思》，頁 16。